

中國突厥語族 語言概況

中國突厥語研究会
編輯組編

1983年9月

编 者 的 话

我国属于突厥语族的语言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撒拉语、西部裕固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土瓦语；黑龙江省的柯尔克孜语较多地保存了古代柯语特点，亦应看作是单独的一种语言。这样，我国属于突厥语族的语言就共有九种。其中撒拉语、裕固语为我国所独有。研究我国的诸突厥语对整个突厥语族语言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为了向学习、研究我国诸突厥语的同志们提供这些语言的概况材料，我们将1982年中国突厥语研究会与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维吾尔语教研室在北京联合举办的突厥语讲座中的一些报告和过去发表过的有关文章（其中包括已故的朱志宁同志生前撰写的一篇文章）编辑成了这本《中国突厥语族语言概况》。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对我国的乌孜别克语和塔塔尔语缺乏深入的研究，在这本小册子中未能包括上述两种语言的概况。

参加本书编印工作的有魏萃一、胡振华、陈宗振、李增祥同志。由于时间仓促和缺少经验，在本书的编辑工作中，肯定会有不少缺点，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中国突厥语研究会《编辑组》

1982年12月21日

中国突厥语族语言概况

目 录

编者的话

突厥语族语言的分布及我国诸突厥语的特点.....魏莘一

维吾尔语概况.....朱志宁

哈萨克语语音和词法概述.....李增祥

柯尔克孜语概况.....胡振华

黑龙江省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及其语言特点.....胡振华

撒拉语概况.....林莲云

西部裕固语概况.....陈宗振

土瓦语概况.....宋正纯

突厥语族语言的分布及我国 诸突厥语的特点

魏 萃 一

“突厥”这个名称在一千几百年前就已经见于我国的史籍，《周书》《隋书》和《唐书》都有关于突厥活动的记载，所以“突厥”作为历史上我国北方的民族名称，人们是比较熟悉的，也就容易把“突厥语”这个名称理解为仅指古代突厥人的语言。近几十年来，我国的语言学家按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则，明确地将“突厥语”这个名称用于有同源关系的突厥诸亲属语言的概念上，因此突厥语既包括不同时期突厥语诸族在不同地区留下的书面文献的语言，也包括现在世界上的几十种活的民族语言。从东突厥第二汗国（公元682—744）碑铭看来，突厥是碑文中 **tyrk** 的汉文音译名称，更早的对音可能是它的复数形式 **tyrkyt**。现代土耳其人虽然沿用 **tyrk** 作为自己的族称，但是在汉语和其他一些（俄语、日语等）语言里，“突厥”与“土耳其”的族名及其语言名称都已经有了明确的区分。

关于突厥语是否和蒙古语、通古斯语有同源关系的问题，国际语言学界还有不同的观点。科特维奇（W·Kotwicz）、兰司铁（G·Ramstedt）鲍培（N·Poppe）等研究论证了这些语言都属于有同源关系的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不少突厥学家如孟格斯（K·Menges）、巴斯卡科夫（N·Baskakov）支持突厥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论点，但也有些学者如克劳森（G·Clouston）谢尔巴克（A·Sherbak）等认为共同阿尔泰语的论证不足。当前有关阿尔泰学的研究正在开展，各个语族之间的关系问题还需要经过更多的科学研究成果来阐明。

就突厥语言来说，诸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已经证明它们有共同的起源。古代突厥文献语言以及现代的语言在语音、语法结构上和基本词汇上非常近似，其中若干组语言又分别具有更加近似的共同的语言特征，这些语言上的程度不同的近似特征以及这些语言和其他民族语言相融合的表现可以佐证突厥语诸族自亚洲东部分批向西迁移的漫长的历史，也可以印证他们和其他民族相互接触的脉络。

现代诸突厥语分布在亚、欧大陆的广大地区，这种分布状况说明了突厥语诸族经历过的迁移。现存的许多突厥语应来源于共同的语言，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还不能描绘所谓原始突厥语的面貌。史料也还不能确切回答突厥诸族发源的地区和年代。目前一般史学家认为突厥是匈奴联盟的成员，在公元前就已活跃于东方。所以可以认为亚洲东部是突厥的故地。但是有些突厥部落可能早在纪元前后已经随着匈奴西迁到了欧洲。在欧洲多瑙河流域曾有匈奴的后代布尔加尔族，其后裔楚瓦什的语言一般被认为是最古老的突厥语之一。这种语言和其他语言的显著差异似可以印证他们不是后来从东方迁去的民族。然而作为古老的突厥汗国的活跃中心则首先在亚洲的蒙古草原。公元五世纪，属于突厥语部的铁勒部已经脱离柔然，在吐鲁番一带建高车王国。公元552年，突厥土门可汗合并了铁勒诸部，以鄂尔浑河流域为中心建立了突厥汗国，公元582年东、西突厥汗国分立，这两个汗国所辖的地区东括蒙古高原，西抵

里海地区。在这广大地区里，居住着说不同语言的部落、民族。突厥语部落则随着汗国的兴衰战争而迁移。公元630年、659年东、西突厥汗国灭亡，682年东突厥第二汗国在蒙古草原重又兴起。八世纪回纥部代之而兴，840年回纥汗国又为黠戛斯所灭。突厥、回纥、黠戛斯等突厥语的不同部落几百年间在蒙古草原互相争夺的斗争曾经促使许多突厥部落自漠北西迁。葛逻禄早在七世纪就曾在哈密以西焉耆以北的天山地区游牧。八世纪中叶活跃于金山以西，北庭（今吉木萨尔）附近。八、九世纪，葛逻禄、乌古斯和回纥部已经分别迁到中亚和天山一带，十世纪在阿母河北部居住的突厥部落向亚洲西部大批迁移。乌古斯部自锡尔河北向西部迁徙，其中塞尔柱部于十一世纪从中亚西移，到达了小亚地区，一部分乌古斯部则迁到阿富汗。克普恰克（钦察）部则自额尔齐斯河向西南迁移，直到克里米亚地区。在东方留居的黠戛斯在契丹崛起以后，也于十世纪后西迁到阿尔泰山以南，十三世纪蒙元从东方兴起并向西挺进，促进了西突厥部落包括中亚一些部落的迁移。这些居民的迁移促使各地区的语言分化。另一方面，不同地区的突厥语又在和当地民族的语言接触中发生了变化。八—十世纪间，中亚各族普遍归依了伊斯兰教，而塔里木盆地和两河流域的伊朗语居民则发生了语言上的突厥化的过程，十四世纪后一部分蒙古人在中亚、新疆地区也逐渐接受了突厥语言。十五世纪左右各个不同的突厥语民族大多已分别在亚洲的东部、中部、西部和欧洲东部定居下来，并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民族语言与方言。

（一）

现代突厥语诸民族分布在西起波罗的海东至西伯利亚的欧亚大陆上，东经 21° — 160° ，北纬 35° — 55° 之间的地区，主要居住地在亚洲，以中亚及其邻近地区和西亚黑海里海地区最为密集。从地理上看，欧洲居民分布在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克里米亚半岛、外高加索和伏尔加河流域。亚洲自西至东，包括西亚小亚细亚半岛、整个中亚地区、天山到阿尔泰山区以至东部蒙古高原和南西伯利亚勒拿河一带都有突厥语族的居民。总人口约有八千万人。分属于大约三十种不同的民族。

各个突厥语民族分布在世界十多个不同的国度里，除我国外，有土耳其、苏联、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塞浦路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蒙古等国。国外突厥语主要的语种分布如下：

土耳其：土耳其语为官方语言，此外还有土库曼语。土耳其语是现代使用人口最多的突厥语。

苏联：境内分布的突厥语约有二十五种民族语言，其中有五种是加盟共和国的语言（乌孜别克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还有五种是自治共和国的语言。

从使用人口的数目和分布地区的广度上看，突厥语在苏联是仅次于斯拉夫语的语言。这些语言分布在从欧洲到西伯利亚的五个地区：最西部地区在立陶宛到南莫尔达维亚一带，分布有卡拉衣木、克日木查克、克里米亚鞑靼、嘎嘎乌孜、乌鲁木等语言。这个地区的突厥语民族人口较少。高加索和达格斯坦地区分布有阿塞拜疆语、库默克语、诺盖语、土合曼等语言，是突厥语民族人口较多的地区。伏尔加河流域地区分布有楚瓦什语、鞑靼语、巴什基尔语等，也是突厥语比较密集的地区。中亚地区包括哈萨克草原是突厥语最为密集的地区，主要有乌孜别克、哈萨克、土库曼、哈拉卡尔巴克、吉尔吉斯（柯尔克孜）、

维吾尔等语言，最东部的西伯利亚地区分布的突厥语民族人口较少，但语种较多，主要有雅库特语、图瓦语、哈卡斯语、绍尔语，阿尔泰语，托伐语、卡玛沁语等。

伊朗：分布有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卡什凯语、艾纳鲁语、哈拉吉语。

阿富汗：分布有乌孜别克语和土库曼语、柯尔克孜语。

伊拉克：分布有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土耳其语。

塞浦路斯：有土耳其语。

叙利亚：有土库曼语。

希腊、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也有少数土耳其人。

蒙古：有哈萨克语、图瓦语。

自上个世纪突厥语的调查研究开展以来，国外学者根据不同的原则提出了不同的突厥语分类法。其中以萨莫依洛维奇分类法、巴斯卡科夫分类法、马洛夫分类法和孟格斯分类法应用较广。萨莫依洛维奇的分类法以语音原则和语音—形态原则为根据，孟格斯则参考了萨莫依洛维奇的分类法，兼顾历史原则，按地区分布归类。马洛夫根据语音原则和语言历史发展时代分类，巴斯卡科夫则结合社会历史和语言特点进行分类，这些分类法各有特点，可参考有关的著作⁽¹⁾。根据哪些原则分类更能说明语言的共同特征和发展特点，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下面介绍我国突厥语的分布

据迄今为止的调查资料看来，我国现有九种突厥语言，分部在东经74°—126°，北纬35°—50°之间的地带。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北，阿尔泰山以南的地区，少数分布在青海、甘肃省境内，南山山脉一带。极少数分布在我国东北部黑龙江省富裕县。

说突厥语的各族人民总人口大约六百多万，现在分别属于七个民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撒拉和裕固族。他们所说的九种语言是：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新疆柯尔克孜语，东北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土瓦语、撒拉语和西部裕固语。现在本民族间保存的是除乌孜别克、塔塔尔语以外的七种语言。因此本文所谈及的我国突厥语的特点只就这七种语言的材料分析。

维吾尔语是维吾尔族通用的语言，维族人口五百九十五万，大多聚居在新疆南部，少数居住在伊犁、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等地。现在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老维吾尔文，1965—1982年曾正式并用过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除维吾尔族外，目前在新疆的乌孜别克、塔塔尔和塔吉克族也大多使用维吾尔文。

哈萨克语是哈萨克族通用的语言，主要分布在新疆北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木垒、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乌鲁木齐县，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青海省海西蒙古、藏、哈萨克自治州，人口约八十万。现在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老哈萨克文，1965—1982年曾正式并用过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文字。

柯尔克孜语是新疆柯尔克孜族通用的语言，主要分布在新疆南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此外还分布在北疆特克斯、昭苏、额敏等县和南疆和田、皮山、塔什库尔干县和喀什等地。柯尔克孜族人口约九万，使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柯尔克孜文。

东北柯尔克孜语是居住在黑龙江省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使用的语言，这里的柯尔克孜族与蒙古、汉族杂居，有六百多人，但能说本族语言的多为中年和老年人。通用蒙古语或汉语，使用汉文。

乌孜别克语现在只在乌孜别克族的少数老年人中使用，乌孜别克族有一万多人，散居在新疆伊宁、乌鲁木齐、喀什等城市中，一般居民通用维吾尔语文。

塔塔尔语现在只在塔塔尔族的少数老年人中使用，塔塔尔族约有八千人，散居在新疆乌鲁木齐、伊宁、塔城等县市。一般居民通用维吾尔或哈萨克语文。

土瓦语是居住在新疆阿尔泰地区哈巴河、布尔津县的自称土瓦人使用的语言，目前土瓦人属哈萨克族克库孟恰克人，共约一千多人，使用哈萨克文。

撒拉语是居住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撒拉族使用的语言，撒拉族人口约四万，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本族语，一般兼通汉语，使用汉文。

西部裕固语是居住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黄泥堡的西部裕固族使用的语言，说西部裕固语的约有三千五百人。裕固族总人口约八千多人，东部使用属于蒙古语族的东部裕固语，通用汉语文。

据已知的资料，撒拉、裕固和东北柯尔克孜语是我国仅有的语言，其他六种突厥语都是跨国度的语言，其中维吾尔语主要分布在我国。

我国说突厥语的民族总人口虽然不及世界说突厥诸语言民族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但是语种复杂，就各种语言所保存的特点来看，既有保存东部较古老的语言特征的突厥语，又有具有较新的语言特征的突厥语。这些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语言是研究突厥语发展的宝贵资料。就语言处的社会环境看，既有聚居民族的语言，又有杂居区处于双语制中的语言。因此研究我国的突厥语无论对历史比较语言学或是社会语言学都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仅就现用的七种语言作概略的比较介绍，希望引起深入的探讨。

(二)

我国现在使用的七种突厥语在语言结构上具有诸突厥语共同的特点，又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别，这些差别不能排除不同语言互相接触的影响，因此这里要谈谈语言结构方面的特点以及语言在社会上的使用两个方面。

下面首先从语言结构谈起，尤其由于语音更容易反映语言发展的某些时代特征，我们可以从一些共同词（或许有些并非来源于突厥语）的比较中看到它们的不同^②。

一、元音结构：一般突厥语、早期文献语言有八个基本元音，分为前后对立的两套： $i-a$ $\varepsilon-a$ $y-u$ $\emptyset-o$ ，后四个为园唇音，又与前四个在唇状上对立。我国突厥语基本保持了前后对立、园唇非园唇对立的元音系统。但有所发展变化，可分为四种类型：

1. 哈萨克语除有八个基本元音外，还有前元音 æ ，除用于阿拉伯、波斯借词外，也出现于本族语，发展成为区别意义的音位； el （人民）， æl （力量），但 e 、 æ 均作为前元音与 a 对立。土瓦语也多一个类似的前元音。

2. 维吾尔语里 $i-a$ 的对立已消失，合并为一个音位的变体，出现了 a 、 e 的弱化音 e ，于是前后对立的系统保存了三对， $\varepsilon-a$ ， $y-u$ $\emptyset-o$ ，而 i 和 e 常具中立性质。

3. 柯尔克孜、东北柯尔克孜，土瓦语保存基本元音整齐对立，但出现了第二性的长元音。如东柯 ool ，土瓦 ool ，柯 uul （儿子）

4. 撒拉、裕固保存八个基本元音，但出现了带擦元音和复合元音。复合元音只是偶然在固有词中出现，如撒拉： diot ，裕固 diort （四），基本出现于汉语借词中。

二、元音和谐：可分为部位、园唇和谐都严整以及比较严整和比较松弛的不同类型。和谐保持严整的语言，在一个词里只包括同部位或同部位又同唇状的元音。因此第一个音节的元音或词根元音常起重要作用。

1. 柯尔克孜语、土瓦语和维吾尔语罗布方言保持严整的部位和谐及唇状和谐，宽元音 ə 、 o 可以出现在词的第二音节里。如柯： bəry ，图瓦： bərə ，维、哈： bəri （狼），柯： oroq 维罗布： orboq ，维： ovaq （镰刀）

2. 哈萨克、维吾尔、东部柯尔克孜语元音部位和谐较严整，唇状和谐较上类松弛。维吾尔语较其他语更松弛， i 和 e 在元音和谐上是自由的，可以和前元音或后元音出现在一个词里，维： jilan 、哈： dželan （蛇），维： kisek 哈： keseq （土坯）。有些老借词在维吾尔语里没有元音和谐，哈语则保持，维： muellim 哈： mukalem （教师）维： mezmun 哈： mazmun （内容）。

3. 撒拉、裕固语元音和谐最为松弛。不但借词可以不和谐，有一些固有词的和谐也趋于破坏或不稳定。有些后缀可以加前元音的，也可以加后元音的。如撒拉： jengu 维： jenge （嫂子）裕固： gəŋəl 维： kəŋyl （心）

三、元音弱化：维吾尔语元音 a 、 e 弱化成 e 或 i 的现象是区别于其他语言的重要标志，（只是在罗布方言词里后面音节的 a 、 e 不弱化）如： eriq 其他语言多为 arəq （水渠）。 iŋek 其他语言为 esek eŋek …（驴）。撒拉语后面音节的 a 、 e 有弱化，撒： balalar 维： balilar 其他： balalar （孩子们）

四、辅音结构：大多数语言（维、哈、柯、东柯、图瓦）的塞辅音分为清（送气） p 、 t 、 k 、浊（不送气） b 、 d 、 g 对立的两套，撒拉、裕固则是清辅音分为送气不送气的两套，送气音用 p 、 t 、 k ，不送气音仍用 b 、 d 、 g 表示，此外还产生了 tʰ tʰ s 。

五、舌后辅音与元音的结合：古代突厥语里舌根音 g 、 k 和小舌音 ɣ 、 q 分别与前、后元音相结合的特点在土瓦、柯尔克孜、哈萨克语里保持，尤以土瓦语严整。维语里主要在借词里尤其南部方言里已经破坏，撒拉、裕固语除在借词里已破坏外，在一些固有词里也失去了这个特点。如：维： kona 柯： kənə （旧）维： qələj 哈： qalaje 柯： qolo （锡）维： xet 哈： xat 柯： qat （信）撒拉： gun 其他 kyn （太阳）裕固： qen 其他： -qan （血）撒拉、维南： kuf ，其他 kyf （力量）。

六、几个在语言发展中具有分类意义的辅音对应：

1. z 、 d — j 在一些固有词里裕固、东柯语词中和词尾有 z （间有 d ），土瓦语为 d ，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语为 j 、即后者具有较新的语言特点。

词中的：裕： azaq （脚） bezək （大）东柯： azax buzux ，土瓦： adaq bedik 维： ajaq byjyk 哈、柯： ajaq bijik

词尾的：裕： gəz- （穿） doz- （饱）东柯 gez- dos- 其他： kij- toj-

2. ɣ — x — w —消失 在一些固有词里裕固、维吾尔、撒拉保持词尾和词中的 ɣ （或 g ），图瓦、东柯词尾的 ɣ 擦音化，多为 x ，词中大多消失，东柯偶有保留，哈萨克语词尾和一些词中的 ɣ 变为 w ，偶有消失，新疆柯语消失，柯语和土瓦语由是产生长元音。如：词尾的，维、裕、撒拉： taɣ （山）土瓦、东柯： dax 哈： taw 柯： too 维、裕、撒： okul （儿子）哈： ul 土瓦、东柯： ool 柯： uul 裕： baɣar （肝）维： bekir 哈： bawar 东柯 baaren 柯： boor

但是这一现象并不平衡。特别在前元音音节的词里，维吾尔语里的 g 保存在词中的较多，有 z—g—b、m—j—消失的对应，如：裕固：zer（鞍子）维：iger 哈：er 柯：eer 维：tøge（骆驼）东柯：tyme 土瓦：tebe 裕固：tij 撒拉：dioje 哈：tyje 柯：tøø 裕固：uzu-（睡觉）东柯 uze- 维：ygde-（打盹）uxla- 哈：ujəqta- 柯：uqta- 维语里还有ige（主人） teg-（结束）等。

3. j—ɟ 维、撒拉、裕固语里词首的 j 常与哈、柯、东柯、土瓦语里的 ɟ 相对应：如 jol—ɟol（路）jaz—ɟaz（夏）等。

七、语法上，都具有突厥语共同的粘着语形态特征，以在词根后加添词缀作为构词和变词的基本手段，一般词根后加改变词义的后缀，再加语法功能后缀以及表达词与词关系的后缀。维、哈、柯等有书面语的语言构词词缀很丰富，其他则较少。如：维：jakatʃ（木）+tʃi（木匠）+lar（木匠们）+ka（给木匠们） 哈：toqe-（织）+w（纺织）+je（织布工）。

静词一般有数、从属人称、格的后缀，各语言里相当的后缀因辅音同化及元音和谐强弱不同而有不同的语音变体。以辅音起首的词缀除维、撒拉语外，其他语言的变体较多。如多数词缀在维、撒拉语中是 -lar -ler，在其他语言及维语罗布方言中都受词根最后辅音顺同化以及元音前后或唇状的影响而有较多的变体形式，哈、柯、东柯、土瓦有以 -d -t -l 起首的形式，裕固有 -n -d -l 起首的形式，以罗布方言形式最多，有 -l -t -z -s 起首的园唇、非园唇的十五种形式。

从属人称词缀：大多数语言里存在由人称代词演变的三个人称的单、多数词缀，如维：øj-ym（我的家）øj-imiz（我们的家），第三人称不分单、多数。撒拉语则第一、二人称也不分单、多数。裕固语的从属人称词缀已经在口语中消失。这是语法简化的新现象。

八、动词有表达语气、式、时态、人称等丰富的词缀，维、哈、柯等有书面语的语言里表达情态的助动词很发达。撒拉和裕固语陈述式动词没有人称词缀。这也是语言在发展中产生的语法简化。

九、都有后置词表示词与词的关系。维、哈、柯语里有较多的后置词和连接词，维语还有一些借自阿拉伯、波斯语的连接词，如 we（和）hem（又）lekin（但是）gertʃe（虽然）等。各语言的句法结构基本相似，但有文字的语言里带有形动词和副动词的扩展句很发达，并且有各种复合句型。无文字的语言句型较为简单。各语言都有相同的固定词序：主语在谓语之前，限定语在中心词之前，宾语在支配它的动词之前。

十、各个语言里有一部分源于突厥语的共同词，大多属基本词汇，它们在不同语言里仅有语音上的变异。在裕固、东柯、土瓦语里有少数古代突厥语词（包括借词）已不见于其他语言，如裕固：pedex（书）ugus（河）土瓦：em（药）metʃin（猴）东柯：bitʃik（书）im（药）。许多借词来自汉、阿拉伯、波斯、蒙古、俄、藏等语言。汉语借词既有古代的，也有近代和现代的，以撒拉、裕固、东柯语中较多。阿拉伯、波斯语借词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进入了维、撒、哈、柯语，以维语中的最多，各语言里还有一批蒙语借词，以裕固、东柯、土瓦语较多。上世纪特别是本世纪以来有些俄语词及通过俄语借的国际术语进入维、哈、柯语。此外，撒拉裕固语里有藏语借词。

这些语言的特点使我们看到我国突厥语具有不同发展时期的特征，尤其根据各种突厥语分类法（如马洛夫、巴斯卡科夫，孟格斯参见注1）里所常提到的词里的语音特征看，我国的裕固、东柯语里保存着古代语（甚至早于突厥回鹘书面语）的痕迹。但是每种语言里都保存着

古今不同时代的特点或者烙印，所谓最古的语言里又保存着最新的现象。如裕固、东柯、土瓦语里保存着古代的语音标志——词里的z、d，而撒拉、维、哈、柯诸语言里则有较新的标志j。裕固、东柯、土瓦语里还有一些古代的词。但是裕固、维、撒拉语里又有古代的语音标志r或g，在东柯、土瓦、哈、柯语言里词尾词中的这些音却程度不同的消失了。从词里的音素特征看，裕固、东柯、土瓦、撒拉、维语里都保存着一些古代语的特点，而尤以裕固语更为明显。但是如果从词的音位结构和音节结构看，却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情况，在土瓦、柯、哈语里，元音系统（虽然出现了长元音，这里只指原有的）以及作为突厥语突出特点的元音和谐保存得相当完整，舌后辅音g k依元音前后而对立的古代特点也在这些语言里保存着。而在维、裕固、撒拉语里，古代的元、辅音系统（尤指相对立的系统排列）和与此相关的元音和谐、元辅音的结合规律都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是在裕固、撒拉语里，还出现了新的复元音、卷舌音和新的音节结构。出现了语法形态上的简化现象。这些变化可以说主要是由于与汉语长期接触形成的。而在有文字的维、哈、柯语里，语法的发展则趋于精密。我国突厥语发展中的变化说明有些音素的发展是有规律的，相当缓慢的。有些语音系统结构上的变化甚至形态上的变化往往受到长期的不同语言接触的影响。然而所有的语言的词序却固定不变。这和我我国汉藏语系一些语言在演变中词序可以变化（如佤佬语^③的修饰成为从名词中心词之后移到了前面，汉语的变化更多）的情况不相同。可见语言发展中内部结构成分的稳定性在不同语系语言里可能并不一致。

（三）

语言内部结构的变化与语言发展中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下面我试图从我国突厥语的社会使用方面分析它们的一些变化。

我国现代的几种突厥语，除了维、哈、柯三种语言之外，都和不同语言处于双语制的过程之中。塔塔尔语和乌孜别克语已经处于基本上被维、哈语所代替的状态，尽管使用这些语言的民族在解放初期还曾有过自己的学校，但是学校教育并没能使本族语言在社会上使用。这些语言和维语、哈语的差别不很大，各族之间用维语（或哈语）交际并没有多大困难，在以维族（有的地区是哈族）为主的民族杂居的社会环境和维语文文化教育的影响下，这两种语言的社会使用范围日趋缩小，从本族之间通用到家庭范围内使用，以至从家庭青年中消失。目前能说纯粹的塔塔尔、乌孜别克语的人已经不多了。这两种语言在和同语族语言双语制的过程中消失得相当迅速，这和城市为主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现在塔塔尔族的口语一般只在语音和词汇上（如亲属称谓上）还保留本族语的一些特点，乌孜别克族则基本上说道地的维语了。

我国土瓦语也是和同语族语言——哈语处于双语制中的语言，但它所分布的地区和阿尔泰山以北唐努乌梁海一带的图瓦语分布地区相隔不远，那里历史上一直属我国版图，二十世纪一十年代虽为沙俄所强占，但山区土瓦牧民曾有来往接触是很自然的。这是土瓦语处于哈语包围之中而仍然保持的社会历史背景。几十年来，双语制和哈语文教育的影响已经使知识分子通用哈语文，土瓦语的社会使用范围已很有限。土瓦语的内部结构正受哈语的影响而起变化。

另外三种语言是和不同语系的语言——汉语处于双语制之中。撒拉、西部裕固族人民在与汉、蒙、藏等民族杂居并接受汉语文教育的过程中，使用本族语的范围逐渐缩小，在偏远的

山区本族语言的使用还能保持，而在杂居区农村里本族语言的使用已经缩小到家庭生活的范围。双语制给这些语言带来如上所述的语音结构的变化，这些长时间形成的变化本身又可以证明本族语言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被人民使用着。它们与汉、蒙、藏语言接触中所接受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的影响是这些语言当今的重要特点。

东北柯语则是另外一种情形，胡振华同志的调查材料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突厥语言发展的重要线索，东北柯语的居民自外蒙科布多地区迁到东北富裕县二百多年以来，与汉族、蒙古族杂居而形成了双语制，本族语言使用范围缩小而处于被取代的过程，语言内部结构虽然也受到了汉、蒙语的影响，但是并没有起如撒拉、裕固语中的系统性的深刻变化，看来与语言密切接触的历史有关，东北柯族人民从事农业生活并和汉族密切接触的历史只有几十年。

双语制给我国突厥语在使用范围上带来的变化和它们在结构上的变化是互相关连着的，新的特点往往是在第二种语言影响下发展的结果。由于使用范围的狭小，本族人民往往用第二种语言表达复杂的思维，接受新的文化，所以本族语言里表达复杂思维的句法手段没有发展，这和其他有文字的语言的发展规律是显然不同的。

社会上不同语言的接触给使用本族语言文字的维、哈、柯语也带来了影响，主要表现在词汇的发展和丰富方面，一些语音结构上比较深刻的变化使我们不得不考虑语言在历史上的密切接触的事实。如维语元音*i*和*a*的合并以及弱化元音*e*的出现，大概不能排除维语与新疆南部库车——焉耆语、和田语长期接触的影响，那些民族的语言在十世纪前后曾经和维语处于双语制的过程，恰恰是它们从历史上消失之后，维语产生了这种区别于其他突厥语的重要变化，当然这一点还要有待于研究这些语言的专家来证实。新疆和东北柯语、土瓦语里的长元音的出现恐怕也与蒙古语的接触有关系。在东柯语里还有一些突厥共同词保存着词间的舌后辅音 *g* *ʁ*，还没有出现长元音，这或者可以说明它保持着十八世纪中叶东柯人民迁来时的语言特征。在蒙古语言里，现代蒙语由后舌辅音消失而产生长元音的特点则在十六世纪之后。^④有长元音的这些语言和蒙语是有长期接触的。

语言的接触并没有给维、哈、柯语带来辅音音位上的重大变化，维语里的 *h* 大致出现在阿拉伯、波斯语借词之中，（但是这个音在和田话里早已有了，见于《突厥大词典》里马氏的记录，今天和田话里也存在）迄今为止它在哈语、柯语里没有出现，说明维语接受阿拉伯、波斯语的影响更为深刻。*f* 在文字上出现了几百年，至今还没有在这些语言的口语中普遍出现。辅音的主要变化之一是辅音在词里出现的位置比较自由了，受位置、前后语音条件的限制少了。语言的接触扩大了原有的一些语音的运用范围。例如在突厥语词里，*l*、*z*、*r*、*ʃ*、*n* 等辅音基本上不出现在词首（*n* 有个别例外），而借词打破了这个限制。但哈语的群众口语里至今对以 *r* 起首的借词还要前加元音加以改造，而维语则不然，这也可以印证二者所受的阿拉伯、波斯语的影响程度不同。语言接触给这几种语言所带来的新的音节结构形式，即突厥语中常见的六种基本音节结构以外的形式，也基本上出现于书面语言以及知识分子的口语中。

语言接触给维、哈、柯语带来的一个显著影响是词缀的增加。它们除自各突厥语、蒙古语吸收了不少词缀外，还自阿拉伯、波斯语里接受了若干词缀，许多词缀出现在书面语的借词中，但也有一些（如 *-tʃan*，*-xana*）已经成为本族语言的构词手段。可见以添加后缀作为主要词法手段的语言比较容易接受后缀这种形式。通过书面语言的接触，这些语言还吸收了一些虚词，发展了复合句的句型，近几十年来汉文及其他语文作品的翻译促进了维、哈书面语句型的发展。语言接触给这些书面语带来的影响随着本族群众口语的使用而逐渐深入于这

些语言之中，成为促进文学语言发展的重要因素。

附注：

(1) Karl H. Menges, *The Turkic Languages and Peoples*, 1968 Wiesbaden. 该书第三章突厥语分类，59页。

巴斯卡科夫：《突厥语分类问题》 马洛夫：《古代的和近代的突厥语》 中译本 民族出版社 1958。埃·捷尼舍夫：《突厥语言学导论》突厥语言的分类一节 577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2) 本文采宽式音位标音，清塞送气音p、t、k、不加送气符号，不送气塞音b、d、g只在撒拉、裕固语里表示清音，在其他语言里表示浊音。

(3) 见马学良主编《语言学概论》207页。

(4) 见波普《喀尔喀蒙古语语法》的导言，王秀珍译，《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译》120页。

附注：本文中东柯语和图瓦语的词例引自胡振华《黑龙江省富裕县的柯尔克孜族及其语言特点》及宋正纯《土瓦语概况》，二文已收入本书。这两位同志亲自在当地对这些语言作了调查研究。

维吾尔语概况

朱志宁

我国维吾尔族人民除很少一部分居住在湖南省桃源县外(这部分人早已全部改用汉语文),绝大部分都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根据1958年的人口统计,全族人口约为三百九十多万人。*

维吾尔(ujgur)是本民族自称。在史籍上,“维吾尔”有过不同的译称,如隋唐时期作“袁纥”、“回纥”、“韦纥”、“回鹘”;元代以后作“畏吾尔”、“畏兀”等。

在新疆城市中同汉、回族杂居的维吾尔族除了说本族语外,有不少人还会说汉语。维吾尔语是新疆许多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塔尔、乌孜别克等民族大多数人都兼通维吾尔语;塔吉克、锡伯、蒙古等民族也有一部分成年人兼通维吾尔语;回、汉两民族也有不少人会说维吾尔语。维吾尔语对新疆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有相当大的影响。

维吾尔族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大约在公元8世纪就有了本民族的文字,现在使用的是沿用了近千年的以阿拉伯字母拼音的文字。

维吾尔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跟国内同语族的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十分相近。维吾尔语跟同语族的许多语言比较,最显著的特点表现在语音方面,主要的是元音弱化和元音和谐。而元音弱化的特点又是词的非重读音节中的元音a e有变i或e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同族语言中是罕见的。元音和谐主要表现为部位的形式,和谐的范围主要反映在附加成分和词干的结合关系上。

下面就维吾尔语的语音、语法、词汇、方言、文字等方面的情况作个简要的介绍,其中,语音根据的是伊宁话的材料,语法和词汇根据的是伊喀方言的北部次方言的材料,并且结合了书面语的情况。

语 音

一、元音音位 维吾尔语有八个元音音位: a e e i o ø u y。

a 后低元音(唇形是中性的)。如: at “马”、ata “父亲”、qoşaq “民歌”。

e 前次低展唇元音。如: ete “明天”、øpkø “肺”、işle- “做”。

e 前次高展唇元音。如: esiz “嘴”、mehman “客人”、beliq “鱼”。

i 前高展唇元音。如: it “狗”、pil “象”、texi “还”。

o 后次高圆唇元音。如: oñ “右”、qol “手”、polo “抓饭”。

ø 前次高圆唇元音。如: øj “房屋”、søz “话”、køp “多”。

u 后高圆唇元音。如: u “他”、uluq “伟大的”、qoltuq “腋”。

y 前高圆唇元音。如: ytş “三”、møngy “永远”、kønyl “心”。

二、辅音音位 维吾尔语有二十三个辅音音位: b p m f v d t n l r z s
ç ş ğ j g k ŋ q x ʁ h。其中 f 在口语中还不稳定,只出现在借词中。

b 双唇不送气的浊塞音。如: *baʃ* “头”、*ambar* “仓库”、*qelb* “心”。
p 双唇送气的清塞音。如: *put* “脚”、“*tʃapan*” “袷”（无扣长衣）、*mektep* “学校”。

m 双唇鼻音。如: *mən* “我”、*alma* “苹果”、*tʃiqim* “支出”。

f 齿唇清擦音。如: *fajyen* “法院”、*fabrika* “工厂”。

v 齿唇浊擦音。如: *vəkil* “代表”、*tevrəʃ* “震动”、*ov* “狩猎”。

d 舌尖不送气的浊塞音。如: *das* “盆”、*obdan* “好”、*doklad* “报告”。

t 舌尖送气的清塞音。如: *taj* “石头”、*kitap* “书”、*azat* “解放”。

n 舌尖鼻音。如: *nur* “光”、*ana* “母亲”、*sən* “你”。

l 舌尖边音。如: *ligen* “盘子”、*joldaj* “同志”、*pul* “钱”。

r 舌尖颤音。如: *ravap* “热瓦甫”（乐器）、*kirpik* “睫毛”、*təmyr* “铁”。

z 舌尖浊擦音。如: *zaman* “时代”、*bazar* “市场”、*biz* “我们”。

s 舌尖清擦音。如: *san* “数目”、*misal* “例子”、*asas* “基础”。

ɖ 混合舌叶不送气的浊塞擦音。如: *ɖaj* “地方”、*aɖajip* “奇怪”、*baɖ* “税”。

ʃ 混合舌叶送气的清塞擦音。如: *ʃapsan* “快”、*oqukutʃi* “学生”、*ʃaʃ* “头发”。

ʃ 混合舌叶清擦音。如: *ʃal* “稻”、*myʃyk* “猫”、*tavuʃ* “声音”。

j 舌面浊擦音。如: *jol* “路”、*majmun* “猴子”、*aj*、“月、月亮”。

g 舌根不送气的浊塞音。如: *gyl* “花”、*igə* “主人”、*bəg* “伯克”（旧官制名）。

k 舌根送气的清塞音。如: *kala* “牛”、*səkkiz* “八”、*ətyk* “靴子”。

ŋ 舌根鼻音。如: *jeŋi* “新的”、*siŋil* “妹妹”、*baraŋ* “凉棚”。

q 小舌送气的清塞音。如: *qan* “血”、*εqil* “智慧”、*jataq* “宿舍”。

x 小舌清擦音。如: *xizmet* “工作”、*paxta* “棉花”、*ʃax* “树枝”。

ʁ 小舌浊擦音。如: *ʁaz* “鹅”、*ujʁur* “维吾尔”、*taʁ* “山”。

h 喉门清擦音。如: *hazir* “现在”、*tahrir* “编辑”、*pah* “嘿”。

三、音节结构 音节结构有六种基本类型（Y代表元音，F代表辅音）：1) Y: u “他”
a-na “母亲”；2) FY:to-xu “鸡”、*su* “水”；3) YF:oq “子弹”、*az* “少”；4)
FYF:kʏtʃ “力量”、*sam-saq* “蒜”；5) YFF:ast “下面”、*ejt-* “说”；6) FYF F:sirt
“外面”、*tart* “拉”。在这六种类型中，FYF是最常见的，这正好是多数根词的结构，
如: *put* “脚”、*qol* “手”、*köz* “眼”、*söz*、“话”、*köp* “多”、*kyn* “日、太阳”。
此外，在书面语言中还有FYY、FFYY、FFYF等音节形式，专用于拼写借词。

四、重音 除少数词外，重音落在词的最后一个音节上；加上附加成分时，重音后移，
一般仍然落在最后一个音节上。例如: *ba'la* “孩子”、*di'xan* “农民”、*qi'zil* “红的”、
bali'lar “孩子”（复数）、*balilar'va* “孩子”（与格）、*dixantʃi'liq* “农业”、*dixan-
tʃiliq'ta* “农业”（位格）。

五、元音和谐律 许多附加成分加在词干上时，附加成分的元音一般都与词干的最后
一个音节的元音和谐，有些按部位的前后和谐，有些按唇的圆展和谐，即词干最后一个音节中的
元音如果是前元音，附加成分的元音一定是前元音；如果是后元音，附加成分的元音也一定是
后元音；词干最后一个音节中的元音是圆唇元音，附加成分的元音一定是圆唇元音；如果是
展唇元音，附加成分的元音也一定是展唇元音。例如；

at-lar	马(复数)	depter-ler	本子(复数)
joldaf-ta	同志(位格)	mektap-te	学校(位格)
qol-um	我的手(带领属性人称)	köz-ym	我的眼睛(带领属性人称)
oqu-dum	我读了(过去时第一人称)	kör-dym	我看了(过去时第一人称)
dost-luq	友谊	söz-lyk	词汇

总的说来是以部位和谐为主的，圆唇和谐也是在部位的基础上实现的。例如：

qoj-lar	羊(复数)	söz-ler	话(复数)	jambur-da	雨(位格)
ötyk-te	靴子(位格)	oqu-ğan	读过的(形动词)	kör-geñ	看过的(形动词)

元音i不同其他元音对立，它在元音和谐中是中性的。例如：)

ijti-lar 工人(复数) kiji-ler 人(复数) til-ğa 舌、语言(与格) biz-ge 我们(与格)

许多附加成分只有一种形式，可以加在带有任何元音的词干上。祈使式第三人称-sun和构词附加成分-tfan就是这样。例如：

bar-sun	让他(他们)去	kör-sun	让他(他们)看
emgek-tfan	勤劳的	söz-tfan	能说的

六、主要的语音变化

(一) 元音弱化

1. 单音节词根中的a ε，在加上元音(主要是i)起首的附加成分时(极个别的是辅音起首的)，弱化为e。例如：

al- + -ip	→ elip	拿(副动词)	ber- + -ip	→ berip	给(副动词)
baş + -im	→ be-şim	我的头	bel + -i	→ beli	他的腰
de- + -mek	→ demek	说			

同样条件下也有不弱化的，但为数很少。例如：

san + -i → sani...的数目

2. 多音节词最后一个音节中的a ε弱化为i，有时i又圆唇化，变为u或y。

(1) a ε结尾的开音节词干，加上附加成分时，a ε弱化为i；如果a ε前面音节中元音为圆唇音时，a ε可以变i，也可以变u或y。例如：

bala + -lar → balılar 孩子们 kergezmə + -ler → kergezmiler 许多展览会

ata + -si → atisi ...的父亲 başla- + -di → başlidi 开始了

topa + -si → topisi ~ topusi ...的土 sözlə- + -şif → sözlüşif ~ sözlüşyf 交谈

(2) 最后一个音节中带a ε的闭音节词干，在加上元音起首的附加成分时，a ε弱化为i或进而唇化为u y。例如：

qulaq + -im → qulışim ~ qulubum 我的耳朵

jyrək + -im → jyrigim ~ jyrygym 我的心

jataq + -iñ → jatışiñ 你的宿舍 qələm + -i → qelimi 他的笔

此条件下也有不弱化的，但为数很少。例如：

xata + -si → xatasi ...的错误

(二) 辅音弱化

以清辅音p k q结尾的多音节词干，加上元音起首的附加成分时，p k q分别变为v g v。

例如:

mektep + -iŋ → mektivŋ 你的学校 emgek + -im → emgigim 我的劳动
tajaq + -i → tajiki ...的木棍。

(三) 语音脱落

1. 有些双音节词干, 如果第二音节中的元音是 *i u y* (后边的辅音往往是 *l m n*), 加上元音起首的领属性人称附加成分时, 这些元音脱落。例如:

sigil + -im → siglim 我的妹妹 orun + -i → orni ...的位置
kønyl + -iŋ → kønliŋ 你的心 kijim + -i → kijmi ...的衣服

2. 语词末尾的 *r* 处于非高元音之后, 一般都脱落; 但加上元音起首的附加成分时就复现。

例如:

baza (*r*) 市场 baziri...的市场 xevε (*r*) 消息 xeviri ...的消息

3. 处于音节末尾辅音前面非高元音后面的 *l* 都可能脱落。例如:

ke (*l*) gen 来过的 a (*l*) van 拿过的 qa (*l*) sa 如果留下 bo (*l*) sa 如果是

语 法

一、词法 从词的形态、句法和语义特点看, 维吾尔语的词可以分为名词、形容词、代词、数词、动词、副词、后置词、连词、助词、叹词和象声词十一类。在形态变化方面, 前四类具有共同的特征, 有数、人称和格的语法范畴, 统称为静词。动词有式、时、人称、数等语法范畴。副词一般没有形态变化, 但有独立的词汇意义, 能作句子成分。其他词类都是虚词性质的, 没有形态变化, 一般也不能作句子成分。

形态变化是由词加上构形附加成分表现的。一个词的附加成分越多, 所表示的语法意义也就越复杂, 如: *bala* “孩子” → *balilar* “孩子们” → *balilirimiz* “我们的孩子们” → *balilirimizga* “向我们的孩子们”。在维吾尔语里, 一个词根可以缀有相当多的附加成分, 如下边例句中的 *keŋ* (<*keŋ*) 就缀有九个构词附加成分和构形附加成分: *u* 他 *guntjaŋniŋ* 工厂的 *quruluŋ* 建设 *iŋliri* 事业 *keŋ-ej-t-yr-yl-i-diŋan-liŋ-i-ni* 把将要被使得扩建 *xever qildi* 通知了 “他已经通知将要扩大工厂的建设”。在 *keŋejtyrylidikanliŋini* 中, *keŋ* 为形容词 “宽广”, 加 *-ej* 构成动词 “扩大”, 加 *-t* 和 *-yr* 构成重叠形式的使动态, 意为 “使扩大”; 加 *-yl* 构成被动态, 意为 “被使得扩大”; 加 *-i* (<*-ε*) 构成副动词, 加 *-diŋan* 构成将来时形动词, 意为 “将要被使得扩大的”; 加 *-liŋ* (<*-liŋ*) 又构成名词, 意为 “将要被使得扩大的事情”; 加 *-i* 表示领属性人称, 意为 “...的将要被使得扩大的事情”; 加 *-ni* 表示宾格, 意为 “把...的将要被使得扩大的事情”。

名 词

(一) 数 有单数复数。复数是在词干上加 *-lar -ler* 构成, 如: *joldaŋ* “同志” → *joldaŋlar* “同志们”、*mektep* “学校” → *mektepler* “许多学校”。在句子中相连的几个同等成分的复数附加成分只加在最后一个词上, 如: *mende* 在我 *kitap* 书 *qalem* 笔 *vε* 和 *depterler* 本子 *bar* 有 “我这里有书、笔和练习本 (复数)”。

(二) 领属性人称 通过在词干上加领属性人称附加成分表示。这种附加成分有以下几种形式 (包括变体形式):

人 称	在元音结尾的词干后		在辅音结尾的词干后	
	单 数	复 数	单 数	复 数
第一人称	-m	-miz	-im/-um/-ym	-imiz/-umuz/-ymiz
第二人称	-ŋ/ŋiz ^①	-ŋlar-ŋler -ŋizlar/ŋizler	-iŋ/-uŋ/-yŋ -iŋiz/-uŋiz/yŋiz	-iŋlar/-iŋler -uŋlar/yŋler -iŋizlar/-iŋizler -uŋizlar/yŋizler
第三人称	-si	-si	-i	-i

举例如下：

aka 哥哥；**akam** 我的哥哥 **akaŋ** 你的哥哥 **akiŋiz** 您的哥哥 **akisi** 他（他们）的哥哥
akimiz 我们的哥哥 **akaŋlar** 你们的哥哥 **akiŋizlar** 您们的哥哥

mektep 学校；**mektivim** 我的学校 **mektivin** 你的学校 **mektiviniz** 您的学校
mektivi 他（他们）的学校 **mektivimiz** 我们的学校 **mektivinler** 你们的学校 **mektivinizler** 您们的学校

带有领属性人称附加成分的词，前面可以有领格形式的代词，如：**meniŋ** 我的 **akam** 我的哥哥“我的哥哥”。带有领属性复数第一、二人称的词，当它前面是领格形式的代词时，领属性人称附加成分可以省略，如：**bizniŋ** **guŋje**“我们的公社”、**silerniŋ** **mektep**“你们的学校”。

（三）格 有六个格：主格、领格、与格、宾格、位格、从格。主格与词干相一致，没有附加成分，其他五个格用附加成分表示：

主 格	领 格	与 格	宾 格	位 格	从 格
—	-niŋ	-ka/-qa -(ke/-qe) ^② -ge/-ke	-ni	-da/-ta -de/-te	-din/tin

领格表示事物的从属、限定、修饰等关系，如：**guŋjunin** 公社的 **jeri** 土地“公社的土地”、**partijinin** 党的 **rehberligi** 领导“党的领导”、**mavŋufinin** 毛主席的 **sözi** 话“毛主席的话”。

与格表示行为的方向、目的等关系，如：**u** 他 **bazarba** 向市场 **ketti** 他去了“他去市场了”
bu 这 **kitapni** 把书 **inimge** 向我弟弟 **berdim** 我给了“我把这本书给我弟弟了”、**men** 我
jigirme 二十 **jaŋqa** 向岁 **kirdim** 我进了“我二十岁了”。

宾格表示行为的客体关系，如：**vetenni** 把祖国 **qorđajmiz** 我们保卫“我们保卫祖国”、
u 他 **kinoni** 把电影 **jaxŋi korydu** 他喜欢“他喜欢看电影”、**men** 我 **mavŋufini** 把毛主席